

萬香齋拾叢書



卷之三

# 敬齋先生古今註卷之八

孔安國尚書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此家語所謂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也然予讀史記孔子世家及班固漢書則有少疑焉世家云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子慎子慎生鮒及子襄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西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生更眾且子襄藏書于屋壁爲歲已久亦曷嘗一日而不欲復大耀于世哉自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則此時已可以發願國家萬事草創日不暇給而挾書之禁

猶存焉則不敢以輕舉者良有以也逮孝惠時挾書之律旣除矣學校庠序旣興矣天下名士旣聘矣身而旣爲博士矣子襄自合出其所藏之書就使子襄未及是而死則繼之爲文景之世于雅莘莘天下文明又非孝惠時比其爲子襄之子孫者亦合出之何待景帝之子魯恭王餘壞孔子宅然後有傳也豈藏書之時雖其子孫亦不使之知耶豈子孫雖復知之時移代換恐爲勢家所有不敢以自陳耶豈以歲月縵邈不敢必其有無而故不言耶抑懲秦禍難姑欲存書壁中庶幾得以傳遠故不廢也夫爲聖人之子孫幸遇文治蔚興之時埋沒祖先之光澤使帝王之遺書泯泯焉而莫之卹者豈人之情也哉予竊疑焉博洽君子當有以辨之

又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穎達解前叟籍云籍者古書

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謂之典籍然則經籍者其六經之籍歟漢書言尺籍通籍籍以竹爲之蓋簡策之類穎達謂爲古書之大名亦隨文解之耳用不復以聞用字與前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同用由也言由此也

如若一也然有時而爲異彼如是吾亦如是因之以如爲往如棠觀魚之類是也彼若是吾亦若是因之以若爲順欽若昊天之類是也是以讀書者貴反覆求之

復卦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王輔嗣云陽氣始剝至來時凡七日王解至甚簡徑而孔穎達復引鄭康成所取易緯六日七分之說以謂陽氣剝復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故云七日來復又云以六十卦當六日外餘有五日四分之一每日分爲

八十分合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  
別各得七分是謂每卦得六日七分易固象數之學  
然亦不必如此其拘也繫辭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其  
五日四分之一亦自略而不言則六十卦分期之日  
是每卦只得六日也始爲純乾之體三三陽氣漸消  
陰氣漸長一變而爲遘三三再變而爲遯三三變  
而爲否三三四變而爲觀三三五變而爲剝三三六  
變而爲坤三三七變而爲復三三也由是而言則輔  
嗣之解豈不至甚簡徑乎又何必傍取易緯之數以  
附會之也易緯猶不足取若褚氏莊氏改日爲目謂  
欲見陽長須速者尤可笑也疏又謂觀注之意亦用  
易緯細究王旨實與易緯不同穎達此意取爲康成  
所悅而不覺從其說耳康成深于數者也然過泥算

數每每如此故其說多不能通

坎卦彖辭水流而不盈第五爻辭坎不盈王輔嗣以前爲險陷之極以後爲險難未盡雖彖爻各爲之說而中閒自有條貫不可亂也知此水流而不盈專指九二言之

爾雅釋詁云初哉首基肇祖元殆倣落權輿始也是皆以一字爲一義自初至落固不必論夫所謂權輿者何爲而爲始也蓋五量皆生于權衡故謂權爲始若輿則載也運行莫先于此故謂輿亦爲始孟子云朕載自毫意出于此然攷之經史必權輿二字雙舉者以初哉倣落等皆見始意而權輿外無所發故連屬以命之

鄰韻而協者詩家間用之謂之輒軸格又謂之出入格或以爲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

體寬簡不專以聲病爲工拙也然爲律詩則其格有二有前後相錯者有前後兩疊者如李賀詠竹云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花生筍徑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則其相錯者也如示弟云別弟三年後還家十日餘綠醞今日醉絰帙去時書病骨獨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梟廬則其兩疊者也

晁迥法藏碎金秦人帶劍彼人相笑人當作楚

唐羅鄴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濃華過一春  
韓令謂韓弘也弘嘗除去所居牡丹故云濃華當作  
穠華詩何彼穠矣穠如容切毛云穠猶戎戎也按廣  
韻穠穠同音釀又而容切穠衣厚貌穠華多貌然詩  
既言棠棣杕杜桃李則自當作穠而作穠者蓋古字

通用

楚鄭敖左氏則名之麇公穀則名之卷司馬遷則名之員其名之也且如是其跡安可盡信哉

左傳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言若之何不弔所以致不敢不弔之意耳以文勢觀之其旨自見杜注不弔乃云不爲天所愍弔誤矣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曰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下執事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厚成叔所謂若之何不弔與弔宋之語其意一也杜子衛獻公無所釋而于宋則遽謂不爲天所愍弔者豈以爲莊公之傳已有此解而襄公之傳不煩複說歟以爲衛獻播越乃其自取而宋之大水天實爲之故獨謂宋公不爲天所弔歟求之二說俱

不可得而通也跡夫弔宋之語至于若之何一句則  
止容有天不愍弔之義而厚成叔旣云若之何不弔  
而其下方致弔辭則不弔之語必不主於天也且客  
弔主人必先指彼事次道己怨以相慰諭然後弔禮  
成焉謂天作淫雨害于粢盛指彼事也謂若之何不  
弔道已懇也今俱以爲指彼事無乃闕乎哉若曰淫  
雨由天降災上天所當愍悼若之何天不弔宋播越  
由人失德上天不當垂卹若之何魯不弔衛宜事異  
而辭同此又兒童之見也夫天降灾害所以警人君  
也播越固由于失德而天作淫雨安知其不由宋  
君之失德乎論事初不當如此但因天作淫雨輒以  
不弔主天徵之事則有窒審之文則不完故爲辨之  
今人以不達權變者爲慕古蓋謂古而不今也左氏傳  
曰君子以爲古書無逸曰昔之人無聞知皆是意也

李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廻  
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魯直和和甫得竹云陰雨打  
葉時曲肱自晏息心游萬物初何處尋轍迹竹雖一  
草木而二公賞詠乃如此因知不可一日無此君非  
徒一時語也

王逸離騷章句本文雖復倒複較然迄不敢去取一語  
鄭氏注禮記刪竄改革惟意所如純于爲逸則似大  
拘純于爲立則似不讓不讓則師也之過太拘則商  
也之不及二子苟能抑所長而進所短則可以無憾  
矣

世以三命推運行者謂遇值本命及相衝之宮則凶咎  
不祥是不然相衝而凶固自其宜也我以木而處夫  
木之位我以水而行夫水之時當有大來之吉又奚  
凶咎爲哉究其大旨亦所以儆戒乎太盛云耳夫憂

善相尋吉凶同域福或基于危駁之中禍或胎于通達之會庸庸者誠不足以及此惟明智之士于是乎深致力焉夕惕若厲雖休勿休故能安而益安尊而益尊蔑有一朝之患也本命之說實出于此

禮少儀尊壺者面其鼻蓋推敬嚮仰之義卑者之于尊者所當如是而今俚俗無問老幼無擇賓主悉以爲不當然卑者輒爲尊者背之曰自有耳以來人以爲不當然此甚可鄙也予每深求其故此亦有所自來尊壺者面其鼻本以敬尊者然客有執謙者不敢擅居尊者之禮因以爲之辭曰不敢當此盛意後生不悟轉相傳承遂以面鼻爲不當焉

高祖隆準龍顏漢書注準音拙今韻中準字亦兩音果兩音俱通漢書注自當重出今不重出而單發拙音是亦好異之敵也譬如閉門之閉木讀音策又方結

切苟與人語專以閉門爲入聲不惟他人不省亦未有不笑者矣字類此者甚多正可隨俗呼之

老杜送高三十五書記師字韻詩言意娓娓不盡予嘗欲作一篇自顧淺陋不敢措手人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予謂此詩百尺竿頭更進百尺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典當五帝也然攷之司馬遷史記則云燭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也顓頊崩而立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嚳父曰燭極燭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立囂至燭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高辛子顓頊爲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助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

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是爲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可疑也按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注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卽位爲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爲三皇之末以少昊爲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嚳崩帝摯立帝摯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蓋玄囂卽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

立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旣不以立囂爲少昊謬謂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鑑舉要曆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曆云顓頊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陶弼詩冬日喜許陟見過云扁舟興盡且休去五嶺以南皆洞庭按五嶺橫列于虔郴桂道之間北望洞庭甚遠弼謂五嶺以南皆洞庭何耶大抵詩家立意貴縱奪造語貴激昂弼之此意亦以見一時相慕戀云耳

絜矩之道鄭云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釋文絜音結其注中挈也之挈苦

結反晦菴則復援引莊子荀子之注云絜圍東也謂以物圍東爲之則也荀子結反李子曰鄭朱兩說俱未爲得絜直當作挈字讀之矩者方正之具物有四隅吾挈矩以度之于此而得一隅則彼之三隅猶是也故曰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也鄭說本甚明白而益以絜結矩法之說遂有蛇足之患晦菴乃引莊荀以絜爲圜東圍東其矩是何等語耶借曰以物圍東爲則而其則矩二字亦不可相屬借又曰絜爲則而矩爲法倒言之以爲法則而其法則之言亦不成語也

晦庵語錄或問大學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則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季子曰知止則

所謂知止而后有定知至則所謂物格而后知至兩者意不得以相通不惟意不相通其語亦不相類蓋知止者謂知其所止也若知至則吾之所當知者自至耳且知止云者猶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格物之辭也知至云者猶物格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之辭也此其語又安得以一類推之夫抵晦庵之論佳處極多然窒礙處亦不可以毛舉也學者正當反覆與奪之若乾卦之知至則又別矣

宣和畫譜載李公麟作畫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蓋深得杜甫作詩體製甫作茅屋爲秋風所破歎雖衣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別離慘恨爲人之常情而設釣者于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關子其意其他種種類此予姪壻張子敬云公麟此筆當取杜牧齊安郡晚秋詩意